



20世纪最伟大的科幻经典之一

[英]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 著
Herbert George Wells

威尔斯科幻小说全集

The Complete Science Fiction of Wells

彗星来临 *In the Days of the Comet* 神食 *Food Of The Gods*

吴文智 刘宗和 / 主编

太白文艺出版社



I561.4/36+4
:3
2008

[英]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 著
Herbert George Wells

威尔斯科幻小说全集

The Complete Science Fiction of Wells

彗星来临 神食

吴文智 刘宗和 /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彗星来临 / (英) 威尔斯著; 吴文智等译. —2版.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5

(威尔斯科幻小说全集)

ISBN 978-7-80605-827-5

I. 彗… II. ①威…②吴… III. 科学幻想小说—英国—现代
IV. I 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56843号

彗星来临 食神

作 者 [英]威尔斯著 穆雪 容珍 吕萍 王之光译
主 编 吴文智 刘宗和
责任编辑 王 岩
装帧设计 引文馆·许 鹏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开 本 710毫米 * 1090毫米 1 / 16
字 数 350千字
印 张 22.25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05-827-5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接
邮政编码 065200

代序

侯维瑞

赫·乔·威尔斯与另两位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和阿诺德·贝内特并称为 20 世纪初英国小说家中的现实主义三杰。19 世纪中叶，英国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在狄更斯和萨克雷等大师手中达到了灿烂辉煌的高峰。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英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现实主义小说依然发挥着它的批判作用，从道德、文化、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暴露与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在运用小说抨击时弊、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中，赫·乔·威尔斯是 20 世纪初英国文坛上的一位杰出作家。

作为作家，威尔斯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获得的桂冠中有：科幻小说家、喜剧小说家、社会小说家、社会哲学家、未来预言家和人类历史学家。他的著述不仅涉及领域广阔而且产量极高，在他进行创作的 53 年中，平均每年两部著作，另外还有大量报刊文章问世。

威尔斯的出身和经历对于他的社会改良思想的形成和创作题材的选择都起过很大的影响。威尔斯在 1866 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曾当过职业棒球手，后来经商成为小店主。他母亲早年当过佣人，后来在一家乡绅宅邸当管家。在这户人家位于地下室的厨房里，威尔斯度过了童年时代的许多时日。威尔斯在回顾这段生活时说，当他从地下室狭小的气窗向外观望时，他所看到的是各色各样的鞋子与靴子，仿佛世界就是由那些代表各种社会身份的鞋子和靴子组成的。14 岁时，由于父亲破产，威尔斯不得不自谋生路，先后当过药房学徒、信差、售货员和初级教师。后来他靠奖学金资助接受了高等师范教育，师从著名科学家托马斯·赫胥黎学习生物学，并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后他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师，

间或从事新闻写作，给《星期六评论》等杂志投稿。威尔斯虽然有希望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但他的兴趣却在于写作。他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时间机器》的初稿写成于学生时代，出版以后十分流行。从此威尔斯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先后创作了110多部作品，其中包括50部长篇小说。所有这些都是他发挥热烈想像、探讨社会现实和人类未来的产物。

威尔斯从青年时代起就对社会问题表现出热情和关注。1903年他加入鼓吹社会改良主义的费边社，主张通过教育和技术来改造资本主义，认为“通过有计划的社会教育方式，可以逐步改革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后来，威尔斯因不满于费边社的渐进式改良方式而退社，转而宣扬世界主义，幻想通过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政府而达到人类大同的境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他热情支持进步力量，强烈谴责法西斯侵略。威尔斯曾两度访问苏联，受到列宁与斯大林的接见；访问美国时也曾与罗斯福总统晤谈。威尔斯虽然致力于社会进步事业，但思想基础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他虽然同情十月革命，却并不赞成无产阶级革命暴力，怀疑“社会革命一般说来是否需要”。列宁说他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他也乐于如此，并无异议。

威尔斯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可按时间及作品类别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到1900年为止，作品多为“科学传奇”，即现在的科学幻想小说。第二阶段从1900年到1910年，作品主要属于社会讽刺小说一类。第三阶段主要是1910年以后，这个时期的不少作品通常被称为“阐述思想的小说”，客观实际上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而是阐述思想、宣传主张的通俗形式。

二

威尔斯的科学幻想小说借助他广博的自然科学知识，展开想像的翅膀，驰骋于空间与时间之中，从月球、空中、过去和未来等各个角度来观察生活，通过美人鱼、天使、巨人和外层天体上的生物的眼睛来观察人类；故事紧张，情节离奇。威尔斯用瑰丽的色彩描绘了科学发明的巨大威力与贡献，用科学寓言的形式谴责资本主义制度下种种荒唐、黑暗和丑恶的现象。威尔斯的科学幻想小说既有娱乐作用，又有讽刺意义；既介绍了科学技术的知识，又起到了针砭时弊的效能。威尔斯的科幻作品是现代科幻文学的雏形和模型，他本人也因此而被称为科学幻想小说之父、科幻小说奇才，甚至有人称他为“科幻小说界的莎士比亚”。

威尔斯的科幻小说刚刚问世不久，评论界就将他称作英国的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 1828—1905），但他自己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凡尔纳的作品侧重强调科学发展的实际可能性，而且做出了不少令人惊羨的科学预言。而他自己的作品则是“科幻传奇”，是想像的产物，梦里感觉它是真，醒来即知全是空，其目标不在于预见科学发展的可能性。然而他是学习自然科学的大学生，他的想像也不乏科学的依据，因此他的某些科幻作品仍不失为杰出的科学预言。

《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 1895）是威尔斯最早获得成功的一本科幻小说，也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可被当作暴虐的工业化对阶级冲突作用的预言来读，而在19世纪，这种冲突已经是社会问题的火药筒”。小说展现了一幅未来世界的可怕图画。故事中的时间旅行者发明了一种飞行机器，能纵横驰骋于过去及未来的世界里。于是这个人乘上时间机器飞行到八十万年以后即公元802701年的世界去。在这个世界上人类已分化为两种怪物，柔弱娇小的称作埃洛伊，住在颓败的宫殿中，过着幽闲优雅的生活，由于长期不劳而获而引起体力、智力的萎缩。但是，一到晚上，埃洛伊们便惶惶然挤成一团，因为居住在地下的猿猴样怪物——粗野怪戾的莫洛克每到月黑风高的夜晚便要出来捕食他们。莫洛克生活在黑暗的地下世界，在机器工场里从事劳动，养肥埃洛伊作为他们的食物。这就是威尔斯笔下八十万年以后劳动者与剥削者之间的关系。那位时空旅行者接着又往前飞行到几百万年以后，那时的世界已经一片荒芜，人类已经灭绝，海滩上只有白色的蝴蝶和巨大的螃蟹在乱纷纷地飞舞爬行。威尔斯通过那位时间旅行者之口明确地解释了作品的寓意：以前的剥削者经过千万年已退化堕落为脆弱的生物，丧失了劳动和自卫的能力；而被驱赶入地下的劳动者变得十分野蛮，并向以前的主人施行报复。威尔斯用当时别的作家描绘伦敦贫民区穷人的语汇描写莫洛克，暗示劳动者对剥削者的仇恨。在这部小说里，作者使“19世纪阶级斗争和人类进化相结合”，用幻想和寓言的方式预示劳动者和剥削者冲突加剧所可能造成的后果。

威尔斯的科幻小说对于现代武器的预言尤其醒目。《星际战争》（The War of the Worlds, 1898）描写火星入侵地球触目惊心的情况。火星比地球人更为发达，状似章鱼，体大如熊。他们的武器能发射出热线和黑烟，热线过处留下死亡与毁灭，黑烟起处城市顿成废墟。地球上的枪炮炸药对他们都无济于事，一艘英国装甲战舰虽然与他们英勇奋战，结果还是化为一团火焰。火星没有生殖器官，以分裂繁殖的方式繁衍后代。他们不饮不食，也不会消化，靠把捕获的地球

人的血液直接注入血管而生存。正当他们所向披靡，即将把伦敦夷为平地的时候，他们却不战自败。原来火星人对地球上的病菌没有免疫能力，因而一批一批地死去。星球大战、死光武器等等都是现代科幻小说和电影的常见题材。威尔斯的“热线”与后来发现的激光相似，他的“黑烟”也与后来用于战争的毒瓦斯相当，小说所描写的大规模杀戮场面也终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变为现实。在他的短篇小说《陆战铁甲》里，威尔斯预言了装甲坦克在战争中的运用。后来他曾长期打官司，声称是他“发明”了坦克，因此应当获得专利税。在《大空战》（*The War in the Air*, 1908）中，他预见到飞机将用于战争。在《获得自由的世界》（*The World Set Free*, 1914）中，他成了“原子弹”一词的发明者，他所描写的原子弹爆炸情景与后来的实际情形十分相似。

《莫罗博士岛》（*The Island of Dr. Moreau*, 1896）反映了作者作为专修过生物的大学生的特长。在这部小说里，莫罗博士发现，对动物施行外科手术，对动物的肢体进行移植，对动物的大脑进行改造，就可以制作出一种半人半兽、会说话，也能从事一些劳动的兽人，从而使动物通过人工方法演变为人类。威尔斯利用他的生物学知识，从人们见多不怪的皮肤移植说到骨头移植，逐步让读者相信莫罗实验的科学性和可能性，从而使读者相信在那遥远的荒岛上确实存在过一群奇形怪状的“兽人”。按照作者的推导模式，现代读者不免会联想到后来20世纪科学的一些重要发现，如基因工程、“克隆”等。在其他的科学领域，威尔斯的一些预言也变成了现实。如在《昏睡百年》（*When the Sleeper Wakes*, 1899）中，他幻想一种社会，在那里，印刷图书被与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录像带类似的媒介所取代。在威尔斯的乌托邦小说里，“生态学”一词频繁出现，多年以后，这一概念才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1901年，威尔斯发表了《月球上的第一批人》（*The First Men in the Moon*），描述两个地球人驾驶飞行球体登上月球后受到月球人追捕的惊险遭遇，再次表现出作者天马行空般的丰富想像力。作者对于月球表面奇幻景色的描写与半个多世纪后人类真正登上月球时发回的彩色照片也不无相似之处。站在20世纪之末，重温这位多产作家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种种预言，回首这些预言在这个世纪的一件件辉煌成就里变为现实，反思这些预言所蕴含的对某些重大问题的深刻思索，一种令人瞠目的惊奇感油然而生——对人类的智慧，对即将过去的20世纪，也对这位声称不想预言什么的杰出的预言家。

三

1939年，威尔斯73岁了。在一次招待会上，他的好友欧内斯特·巴克爵士发现威尔斯独自坐在一旁，便走上前去与他寒暄，问他近来干些什么。他回答说在给自己写墓志铭，一句很短的墓志铭：“上帝将要毁灭人类——我警告过你们。”这句略带玩笑色彩的墓志铭恰好深刻地反映了他对人类未来、科学未来的关注和担忧，也表明他的科幻小说具有“警示”灾难的意义。

阅读威尔斯的科幻作品，人们不难发现，他与法国科幻小说家凡尔纳还有一点重要差异。两人的着眼点颇为不同。凡尔纳赞扬科学技术方面的重大发现与发明，用瑰丽的色彩描绘了科学发明的巨大威力与贡献。威尔斯在肯定科学技术发明积极意义的同时，还利用科学幻想的形式暴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谴责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种种黑暗与丑恶现象，抨击帝国主义战争和殖民主义掠夺的残酷性。这一点在前面提到的《时间机器》和《星际战争》里就有所反映。列宁曾将伦敦贫富悬殊的两个阶级称作“两个国家”，而威尔斯则从进化论的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极端的表述。在他的《时间机器》一书中，由于长期的阶级分化，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竟然进化成了两类截然不同的生物，相互之间不可理喻，充满仇杀。在《星际战争》中，威尔斯将火星人入侵与殖民行径相比较，揭示了二者等量齐观的残酷无情：“不要忙着谴责火星人心黑手毒，还是先回想一下我们人类曾干过多少伤天害理、灭绝生灵的勾当，我们不仅灭绝了一些动物，如欧洲野牛和渡渡鸟，而且也灭绝过低级的人类种族。塔斯玛尼亚人尽管具有人类的一切特征，还是在欧洲移民发动的历时五十年的种族灭绝战争中被屠杀得一个不剩。我们自己残酷无情，又怎么能责怪火星人争雄斗勇呢？”

有人称威尔斯是达尔文和柏拉图的结合体，柏拉图的理想国思想形成其科幻作品的社会伦理意义，而达尔文的进化观点则是其科学观的出发点，这不无道理。不过在威尔斯的科幻作品中，对人类未来和科学未来的关注是交织在一起的。在《星际战争》一书中，作者也表明了这样一种担心：认为人类也有可能进化成火星人的形象，因为人类使用大脑和手的机会最多，脑袋会发达膨胀，每个手指也会长长，形似章鱼。而由于机器人的广泛运用，交通工具的发达，人类的腿脚也有完全退化的危险。这种前景不免触目惊心，然而在这种景象的描画里却蕴含着一种象征性的警示：科学发展有其副作用，人类的特征可能遭到扭曲。

威尔斯以他丰富的想像向读者展现出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科学技术如能掌握在社会手里为大众谋福利，它的前景当然是可喜的。但是，威尔斯清楚地意识到，科学技术一旦落到谋取权力私利、毫无道德顾忌的人手里，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莫罗博士岛》反映了作者的这种忧虑。莫罗博士制造出一批批的兽人，又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强迫他们服从。但是他还是以悲惨的失败而告终，自己也死于怪兽的利爪之下，他制作的兽人也都回归到兽性状态中去了。作者通过小说人物之口说，这座孤岛上野蛮惨杀的景象“正是一幅人生的缩影”，表明了作者对资本主义生活现实的看法。小说也表明，在一个失去人性和理性的世界里，科学的成果非但不能造福人类，反而可能危害社会。这一点也反映在威尔斯另一本广泛流传的幻想作品《隐身人》（*The Invisible Man*, 1897）中。在这本小说中，一个穷困的教师怀着巨大的狂热进行试验，发明了一种隐身术，使自己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超人”，对他人实行恐怖统治。最后，他在众人和社会的反对和追逐中丧生。小说既说明了充满敌视的社会环境和自私自利的动机可以使一个有才华的科学家走上堕落和毁灭的道路，也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某些科学发明可能被用于自私和罪恶的目的。

世界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电脑及互联网等技术的开发运用拓宽了人们获取科学技术知识的渠道，某些高技术产品及其应用工艺不再神秘莫测，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威尔斯的“警告”，也要看到科学技术具有的负面作用。核武器、生化武器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巨大威胁。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恐怖活动的报道，人们不免要设想，假如某个人或团体掌握了某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有关制造技术，并将其用于自私和罪恶的目的，那么，出现威尔斯基志铭所说的情景似乎不是不可能的。可见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需要把人文科学的发展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威尔斯科幻小说全集》得以在中国问世确是件意义深远的事情。

1998年11月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彗星来临

序 在塔楼里写作的人 /2

卷一 彗星

第一章 阴影里的尘埃 /4

第二章 内蒂 /24

第三章 左轮手枪 /42

第四章 战争 /71

第五章 追踪情侣 /86

卷二 绿霭

第一章 巨变 /102

第二章 觉醒 /117

第三章 内阁会议 /130

卷三 新世界

第一章 巨变后的恋情 /140

第二章 母亲临终之前 /156

第三章 五月燃烧节和除夕 /164

后记 塔楼之窗 /173

目录 | CONTENTS

威尔斯科幻小说全集 · THE COMPLETE SCIENCE FICTION OF WELLS

神食

卷一 初试神食

- 176 / 第一章 发现神食
- 183 / 第二章 实验农场
- 203 / 第三章 巨鼠
- 228 / 第四章 巨婴
- 248 / 第五章 本辛顿先生的淡出

卷二 神食在乡村

- 256 / 第一章 神食来临
- 269 / 第二章 巨童

卷三 神食的丰收

- 280 / 第一章 世界变了
- 295 / 第二章 巨人之恋
- 308 / 第三章 小卡多斯在伦敦
- 317 / 第四章 赖德伍得的两天
- 331 / 第五章 巨人同盟

威尔斯科幻小说全集

威尔斯科幻小说全集

THE COMPLETE SCIENCE FICTION OF WELLS



彗星来临

In the Days of the Comet

穆雪容珍/译

序 在塔楼里写作的人

我看见一位头发灰白、精神矍铄的老人坐在一张写字台前正在写作。

他似乎是在一座塔楼里，塔楼极高，从他左边高大的窗户看出去，只能感受到距离许多英里以外遥远的海岸线、报刊的大字标题、雾霭氤氲，在夕阳中闪烁，这一切都是城市的标志。室内一切家具摆设全都井井有条、美观典雅，精巧而又略有差异。这一切对我来说，既新奇又陌生。我说不出这是一种什么风格，老人衣着简朴，看不出朝代与国籍。我想这大概就是所谓“欢乐未来”、“理想国”或者“纯朴梦境”了吧。飘忽不定的记忆、亨利·詹姆斯的话语，还有“大好地方”的故事，纷纷在我脑中闪现，又匆匆流逝，不留痕迹。

我所见到的这个人用自来水笔一样的东西在写作，那种现代风格不容你回顾历史，他文笔流畅，从容不迫。他每写完一页，就把它放在窗下一张别致的小桌上那一摞不断增高的稿纸上，刚刚写完的这几页没放整齐，斜压在其他稿纸上面，夹成一叠。

他显然没有意识到我的出现，我也就站在那里等待他歇笔。他虽然年事已高，但写起字来手却一点也不颤抖。

我发现他头顶上歪歪斜斜地高悬着一面凹透镜，凹透镜的摆动深深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抬头观看，发现它歪七扭八、奇形怪状、五彩缤纷，明亮耀眼。一座宫殿、一方平台，远远望去，一条宽阔的马路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却又模模糊糊，难以看清，都被放大、反射、闪烁，由于镜面的曲率不同而来回变化。我迅速转过头来，这样便可以透过我身后的窗户看得更加清楚，但直接俯瞰近景对我来说又太高了，片刻停留之后，我又把目光收回，投向那面凹凸不平的

镜子。

正当这时，写作者将背靠在椅子上。他放下笔，发出一声长叹：“唉！干活吧你！累死我你才高兴！”这是一位一直孜孜不倦、笔耕不辍的作者的抱怨。

“这是什么地方？”我问道：“你是谁？”

他四下里打量了一下，脸上掠过一丝惊讶。

“这是什么地方？”我又问了一遍，“我这是在哪里？”

他皱起眉头，凝视了我片刻，然后表情柔和下来，面露微笑。他指着桌旁一张椅子说：“我正在写作。”

“写这个吗？”

“写巨变。”

我坐了下来。椅子非常舒适，采光也好。

“要是你愿意看的话——”他说。

我指着手稿问：“这能说明你在写什么吗？”

“可以。”他答道。

他一边瞧了我一眼，一边又撕了一张纸放在自己面前。

我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扫视了一眼房间，又落回小桌上。一叠清晰地标有“1”的稿纸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把它拿了起来。在他友好的目光中我笑着说：“真棒。”突然就感到放松了。他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又继续写了起来。我满怀好奇心和自信心读了起来。

这就是那位慈眉善目、才思敏捷的老人在那样舒适惬意的环境中写下的故事。

第一章 阴影里的尘埃

1

我一向埋头于巨变故事的写作，至于说它对我个人生活以及与我关系密切的一两个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的话，主要还是自娱自乐。

很久以前，在我坎坷悲惨的青年时代，就怀有愿望，要写出一本书来。背地里写初稿、做作家梦最能使我感到欣慰，我怀着艳羨的心情贪婪地阅读了所能找到的一切有关文学界和文学家生平事迹的只言片语。即使处于眼下这种无忧无虑的状态，找时间寻机会写点什么，哪怕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这些往日无望的梦想，那也挺有意思。然而，仅仅为这个原因，在有那么多生机勃勃、兴趣盎然、值得去做的事情的环境之中，我想即使是一位老者，也不足以让我静心写作。我发现，对自己的过去进行某种反思和总结，对于维持自己根深蒂固的内心世界越来越有必要。沧桑岁月终究会使人回首往事，对72岁的老人来说，其青年时代远比不惑之年更为重要。我已经告别青春岁月，昔日的生活似乎已与新生活没有联系，它们彼此陌生，不合情理，有时甚至差不多令人难以置信。数据已然丢失，旧建筑老地方都踪迹难觅。一天午后，我穿过荒野，不再麻木不仁，斯瓦辛里衰败凄凉的郊野景象迎着利特扑面而来，我问自己：“当时我蹲在杂草丛中，摔碎陶器，上好左轮手枪准备杀人，就是在这里吗？我生活中真的有过此事吗？我果真可能有过这种心境、这种想法和这种意图吗？更确切地说，是否会有某种稀奇古怪的恶梦飘逸出幻想世界，使虚拟记忆溜进已然湮没的生活记录呢？一定会有许多健在者有着相同的困惑。我也在想，正在成长的一代人要替代我们从事

人类的伟大事业，就会需要许许多多像我所写的这类记叙文章，对有阴暗面的旧世界进行哪怕是最不完整的描述，这些阴暗面出现在我们的鼎盛时期之前。也巧，刚好我所举的例子就是巨变的典型事例，我是在一阵突然迸发的激情中偶然被人发现的，一桩稀奇古怪的突发事件把我暂时推进新体制的中心……

记忆将我带回半个世纪前，来到一间光线昏暗的小屋，屋里一扇格窗向繁星密布的夜空敞开着，我立刻闻到了小屋特有的气味，是那盏装饰简陋的油灯发出的刺鼻气味，灯里烧着廉价煤油。用电照明 15 年前就已经十分普及了，但世界上仍有很多地方使用这种煤油灯。此情此景在我脑海中至少引起了嗅觉上的共鸣。那是这间小屋夜晚的气味，白天它就会发出淡淡的清香，一种若有若无的特殊辛香，不知为什么我把这种气味与灰尘联系在一起。

让我给你详细描述一下这间屋子吧。房间面积大约有 8 英尺长，7 英尺宽，高度倒比这两个数字大出不少。石膏做的天花板已有裂缝，到处凹凸不平，被煤油灯的烟熏得灰蒙蒙的，有一处被天花板上渗出来的潮气染成一片黄色和橄榄绿色。墙上贴着暗褐色的墙纸，上面斜印着暗红色的图案，有点像驼鸟的卷毛，或是某种花卉，已经黯然失色，行将枯萎。墙上有几大块石膏糊的补疤，那是因为帕洛德想把钉子钉进墙里却又徒劳无功而留下的痕迹，否则他会在那上面挂上几幅画呢。有一颗钉子在两块砖之间找到了立足之处，并以此为支撑点，摇摇晃晃地悬挂着帕洛德的书架，拴书架的细绳都已经磨损，磨损处胡乱打了结，书架的板条上刷了一层油腻腻的蓝色漆，上面又被用粗针大钱歪歪扭扭缝在一起的一簇美式装饰布遮盖。书架下方是一张小桌，那架势似乎要把任何突然塞进来的双膝狠狠踢断。桌上蒙着一块桌布，帕洛德的多用墨水瓶不留神打翻过，使桌布红黑相间的图案不再那么单调了，桌上最醒目的地方立着一盏台灯，散发出燃料的气味。你一定知道，这盏灯是用发白的半透明的东西做成的，可那东西既非陶瓷又非玻璃。灯罩是用相同材料制作的，一点儿也起不到保护眼睛的作用，它似乎极能适应使下述事实更加显著的需求。那就是此灯一经点燃，灰尘和煤油就会满不在乎、随随便便地在灯罩外面安营扎寨。

这套房间凹凸不平的地板木条上刷的巧克力色的油漆已经斑斑驳驳，擦痕累累，地板上一小块磨破了的地毯在灰尘和阴影里影影绰绰现出形状。

屋里有一个很小的壁炉，炉栅是用铸铁做的，漆成浅黄色，外面一只铸铁护栏更小，更不相称，露出灰色的壁炉铺石。壁炉里没有生火，在炉栅后只能看见一些碎纸片和一碗掰断的玉米芯，角落更深处有一只棱角分明、刷了亮漆的煤

箱，上面吊着一只破合叶。每一间房屋分别用不同的壁炉取暖，更脏而不是更暖和，这在当时却是一种习俗，无须任何多余的说明，你就可以从摇摇晃晃的格窗、小型烟囱和关不严实的门上想象出这种房间通风良好。

房间的一边放着帕洛德装有脚轮的矮床，床上铺着灰蒙蒙的床单，上面又蒙着一块用各色花布拼成的旧床罩，箱子和类似的小家具上都蒙着相同的罩单，窗户两边的角落各挤放着一只旧古董架和脸盆架，上面乱放着几件简陋的盥洗用具。

这只脸盆架用松木制成，制作者用边角料随意做了这只脸盆架，他企图用接缝处和架腿上引人注目的带斑点的装饰物来掩饰自己粗糙的做工。从表面上看，这件作品落到了某个悠闲的人手中，他有一罐咖啡色的油漆、一罐清漆和一套折叠梳。我想这人准是先给脸盆架刷上一层油漆，再涂上一层清漆，然后坐下来用梳子在上面划条纹，把清漆划成某种形状怪异的木材纹路。把脸盆架做成这副模样，显然是为了延长被粗暴使用的寿命，它经得起削凿、脚踢、劈裂、拳打、玷污、烧焦、锤打、干燥、潮湿和腐蚀，除了没有经过大火和擦洗，几乎各种可能的危险它的确都经历了，最后它终于来到帕洛德这个顶楼上的高级避难所，用以维持帕洛德个人清洁卫生的基本需求。盆架上主要放有一只脸盆、一壶水和一只马口铁做的污水桶，此外还有一块黄肥皂放在一只肥皂盒里，一把牙刷、一把马尾毛做的剃须刷，一条浮松布毛巾，以及其他一两件小物品。当时只有非常富裕的人家才用得比这更高级的设备，而且人们注意到，帕洛德所用的每一滴水，都是由一名倒霉的女用人（帕洛德管她叫“女佣”）从房子的底层提到顶层，用完之后再从顶楼提下去的。我们已经开始记不清个人清洁的发明者距今有多久了。但帕洛德一辈子都没有脱掉衣服去游过泳，自从童年时代起，也没有把全身浸泡在水里洗过澡，这却是事实。听我讲故事的人里，50个人都找不出一个这样做的。

一口大衣柜，也被漆出奇特的木纹，两只大抽屉和两只小抽屉装着帕洛德的换洗衣服，门后的挂钩上挂着他的两顶帽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巨变之前我就知道，这是他的“卧室兼起居室”。可是我却忘记了还有一张摆有厚靠垫的椅子，用以勉强弥补藤椅座位的不舒适。我之所以一下子想不起来这把椅子，是因为我在开始讲故事的时候恰好就坐在这张椅子上。

我之所以这样详细地描绘帕洛德的房间，是因为这会帮助你理解我前面所写章节的中心思想。可是你千万不要以为，当时这种独特的家具陈设或煤油灯的气